



注莊子

□ 13  
3217  
1



門口 13  
3217

卷

南郭先生考訂

不許翻刻  
千里必究

# 郭注莊子

平安書肆

藤花房

東都書舖

錦山房

合梓

讀郭注莊子



蒙莊子善屬書離辭指事類情且其言洗洋自恣  
注析辭句也  
 以適已可謂太史公能知莊生矣後世附注蓋數  
 十家曷嘗不自謂得其玄珠然其書辭往往故作  
 譎怪玩世固亦一家言不可類推加以邈古儻有  
 一二轉訛錯脫固已不可攻焉而大抵後諸注家  
 每以箋釋不全為慊而覽者亦責其備不已而後  
 務多其說強拗相軋率苟而已近乎遁辭則彼之  
 與此均乎不通也至其演玄理固自惚恍無象言

南華經

卷

昭和  
五月二日  
...

者可言孰知其極如塗塗附亦終歸乎不可言已  
且莊生騏驥奔逸豈猶可屑後之蠅附者哉其神  
而有知故當獨笑於無何有之鄉然莊生既已洗  
洋自恣曼衍窮年後之因此逐影搏空不可極止  
亦其勢爾而所謂其理不竭其來不蛻茫乎昧乎  
未之盡者莊生大觀千載之上蓋預言之郭子玄  
亦清言家耳當時多已因此誇其超詣而其所言  
者特未定也則未知果且與是類乎獨要其會歸  
事事不必曲說可稱有識故亦得令辭遁上乃懸

河瀉水不獨見推於古昔迄今亦可以孤行則吾  
有取於郭子玄

南郭服元喬題

不虛

夫莊子者可謂知本矣故未始藏其狂言言雖無  
 會而獨應者也夫應而非會則雖當無用言非物  
 事則雖高不行與夫寂然不動不得已而後起者  
 固有間矣斯可謂知無心者也夫心無為則隨感  
 而應應隨其時言唯謹爾故與化為體流萬代而  
 冥物豈曾設對獨遘而游談乎方外哉此其所以  
 不經而為百家之冠也然莊生雖未體之言則至

南華真經舊序

河南郭象子玄撰

夫莊子者可謂知本矣故未始藏其狂言言雖無  
 會而獨應者也夫應而非會則雖當無用言非物  
 事則雖高不行與夫寂然不動不得已而後起者  
 固有間矣斯可謂知無心者也夫心無為則隨感  
 而應應隨其時言唯謹爾故與化為體流萬代而  
 冥物豈曾設對獨遘而游談乎方外哉此其所以  
 不經而為百家之冠也然莊生雖未體之言則至

紀政綱目光紀曰帝旌  
康瓿有老人含哺鼓腹  
繫腰而歌曰日出而作  
日入而息鑿井而飲  
耕田而食帝力何有  
於我哉

矣通天地之統序萬物之性達死生之變而明內  
聖外王之道上知造物無物下知有物之自造也  
其言宏綽其旨玄妙至至之道融微旨雅泰然遣  
放放而不敖故曰不知義之所適猖狂妄行而蹈  
其大方含哺而熙乎澹泊鼓腹而游乎昆芒至人  
極乎無親孝慈終於兼忘禮樂復乎已能忠信發  
乎天光用其光則其朴自成是以神器獨化於玄  
冥之境而源流深長也故其長波之所蕩高風之  
所扇暢乎物宜適乎民願弘其鄙解其懸灑落之

功未加而矜夸所以散故觀其書超然自以為已  
當經崐嶠涉太虛而游惚恍之庭矣雖復貪婪之  
人進躁之士暫而攬其餘芳味其溢流彷彿其音  
影猶足曠然有忘形自得之懷况探其遠情而玩  
永年者乎遂綿邈清遐去離塵埃而返冥極者也

南華真經  
卷之第一  
內篇  
逍遙游  
齊物論  
養生主  
人間世  
德充符  
大宗師  
應帝王

莊子南華真經篇目

第一卷

內篇

逍遙游

齊物論

第二卷

養生主

人間世

德充符

第三卷

大宗師

應帝王

第四卷

外篇

駢拇

馬蹄

肱篋

在宥

第五卷

天地

天道

天運

第六卷

刻意

繕性

秋水

至樂

第七卷

達生

山木

田子方

知北游

第八卷

雜篇

庚桑楚

徐無鬼

則陽

第九卷

外物 寓言

讓王 盜跖

第十卷

說劍 漁父

列御寇 天下

目錄終

莊子南華真經卷一

郭象注



逍遙遊 夫小大雖殊而放於自得之場則物任其性事稱其能各當其分逍遙一也豈容勝負於其間哉

北冥有魚其名為鯤鯨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

而為鳥其名為鵬 鵬鯨之實吾所未詳也夫莊子之大意在平逍遙遊放無為而自得故極小大之致以明性分之適達觀之士宜

要其會歸而遺其所寄不足事事曲與生說自不害其弘旨 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皆可略之

唐書志曰天寶元年封莊子為南華真人

丙者對外

音義曰道音銷亦作消遙如字亦作搖筆

集曰道遙古作消搖黃機復解曰消者竭如陽搖水解消雖耗不竭本雖動不傷其內

亦云天質集音義曰問故不拘怡適自得

亦云文作頊北海也稽康曰取其恒漢在涯謂之冥

東方朔十洲記曰水黑色謂之冥海與爪洪波百丈

崔譔曰鯨當為鯨

井純卿曰按怒林楚怒寫之怒褚曰當化者不得化當死看不得死皆天機所運受化者

希遠曰莊子曰莊子名周字子休一生於宋國雅陽懸在戰國之初與孟子同時隱道而

言者也韓退之曰莊周以荒唐辭鳴於楚朱子又曰莊子楚人也按宋王偃四十七

年楚滅宋取之故曰楚史記莊周魯人為漆史與梁惠王同時其學本老子

周天子本十氏故寧老子論玄元皇中莊子學故謚莊子南華真人宋

真宗時救曰以書南華真經共郭象引後人南華之二字指莊周一心之德光也南看於五行火也於五臟為心華者如日花月華之謂也指心德光華也真說文仙也真人看刻音心慧能任純素謂之真人不滅不垢不淨是完非生完死大虛不包具躰日月不踰其光八万四千十方世界都從內現不自外假



不自知也。怒而不得已。而動之。我。所謂物論。而欲怒。外物。疏本。理。篇。竹。不。怒。生。亦。以。意。道。德。經。所。謂。物。道。作。是。小。物。必。也。於。是。視。其。後。自。生。於。則。六。月。息。之。義。小。處。小。可。知。齊。諧。者。音。義。我。及。跪。但。或。為。人。姓。或。為。音。名。物。生。彼。小。處。亦。必。扶。搖。而。上。者。九。萬。里。或。旋。風。也。或。颺。也。

郭璞曰：暴風從上下也。一說羽搖負不可從。野馬春月澤中遊氣也。崔曰：大地間氣如野馬駛之。若月詩似在埃揚也。曰：野馬鹿埃皆生物之氣息相吹息者氣之所為。充塞天地而充間人於其間。自下視天。井純卿曰：按野馬遊赫不意於濛濛之天。若石之亦猶地下濛濛之天。高視下也。其濛濛者。亦不可知其正色邪。遠而不可至極邪。則亦不可知高之果貴卑之果賤。若此則已。而不論其優劣。而足定坎為下。改燭手。管鳴之喻。起本之如不若則已之。郭注者。謂之所以。為。止。而。圖。南。皆。不。通。之。說。也。

疏曰：大舟必須深水。水不深。不待洪流。苟具小大得宜。則物皆覆。

夫折也。謂塞也。

夫

若垂天之雲。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冥。南冥者

天池也。非真海。不足以運其身。非九萬里。不足以負其翼。此豈好奇哉。直以大物必自生於

大處。大處亦必自生。此大物理固自。然不患其失。又何厝心於其間哉。齊諧者志怪

者也。諧之言曰：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里。搏

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夫翼大則難舉。故搏扶搖而後能上九萬里。乃足自勝耳。

既。有。斯。翼。豈。得。決。然。而。起。數。仞。而。去。以。六。月。息。者

也。夫大鳥一去半歲。至天池而息。小鳥一飛半朝。槍榆枋而止。此比所能則有間矣。其於適性一

也。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此皆鳴之者耳。野馬。天之蒼蒼。其正色邪。其遠而無所至極者。遊氣也。

邪。其視下也。亦若是則已矣。今觀天之蒼蒼。竟未

天之為遠而無極。邪。鵬之自上以視地。亦若人之自此視天。則止而圖南矣。言鵬不知道里之遠近。輒足以自勝而逝也。且夫水之積也不厚。則負大舟也無力。

覆杯水於坳堂之上。則芥為之舟。置杯焉則膠。水淺而舟大也。此皆明鵬之所以高飛者。翼大故耳。夫質小者。所資不待大。則質大者。所資不得小矣。故理有至分。物有定極。各足稱事。其濟一也。若乃失乎忘生之至。而營生於至。當之外事不在力。動不稱情。則雖垂天之翼。不能無窮。決起之飛。不能無困矣。風之積也不

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而後乃今培風。背負青天。而莫之天闕者。而後乃

而後乃今培風。背負青天。而莫之天闕者。而後乃

夫

夫

夫

今將圖南

夫所以乃今將圖南者非其好高而慕遠也風不積則天闕不通故耳此大鵬

之道也蜩與鸞鳩笑之曰我決起而飛槍榆枋時則

不至而控於地而已矣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為

於其性則雖大鵬無以自貴於小鳥小鳥無美適於天也而榮願有餘矣故小大雖殊逍遙一也

莽蒼者三食而反腹猶果然適百里者宿春糧適

千里者三月聚糧

所適彌遠則聚糧彌多故之二其翼彌大則積氣彌厚也

蟲又何知也夫趨之所以異豈知異而異哉皆不

知所以然而自然耳自然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

及大年

物各有性性各有極皆如年知豈豈尚之

所及哉自此以下至于列子歷舉年知之

大小各信其一方未有足以相傾者也然後鏡以

無待之人遺彼忘我冥此羣異異方同得而我無

功名是故鏡小大者無小無大者也苟有乎小大

則雖大鵬之與斥鴳宰官之與御風同為累物耳

齊死生者無死無生者也苟有乎死生則雖大椿

之與蟪蛄彭祖之與朝菌均於短折耳故遊於無

小無大者無窮者也冥乎不死不生者無極者也

若夫逍遙而繫於有方則雖放之使遊而有所窮

矣未能奚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

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為春

五百歲為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為春八千

歲為秋而彭祖乃今以久特聞衆人匹之不亦悲

乎

亦

可

悲

莽蒼近郊野色

李曰名鏗亮臣封彭城  
歷虞夏至高辛七百歲  
世本姓錢名鏗

南華經

卷一

李云湯時賢人又曰是  
棘子崔曰齊指之徒  
識冥靈大椿者名也  
竹間文曰湯廣木也棘  
狹小也髮毛也毛者  
草山者以草木為髮

也苟知其極則毫分不可相歧天下又何所悲乎哉夫物未嘗以大欲小而必以小羨大故舉小大之殊各有定分非羨欲所及則羨欲之累可以絕矣夫悲生於累累絕則悲去悲去而性命不安者未之有也湯之問棘也是已湯之問棘亦云物各有極有也問為司馬北極之下不毛之地是也窮髮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未有知其修者其名為鯨有鳥焉其名為鵬皆若泰山翼若垂天之雲搏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絕雲氣負青天然後圖南且適南冥也斥鴳笑之曰彼且奚適也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間此亦飛之至也而彼且奚適也此

宋人崔曰賢人也  
猶以為笑

小大之辯也各以得性為至自盡為極也何言二蟲殊翼故所至不同或翱翔天池或畢志榆枋直各稱體而足不知所以然也今言小大之辯各有自然之素既非跋扈之所及亦各安其天性不悲所以異故再出之故夫知效一官行比一鄉德合一君而徵一國者其自視也亦若此矣亦猶鳥之自得於一方也而宋榮子猶然笑之未能齊故有笑且舉世而譽之而不加勸舉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審自得也定乎內外之分內我而外物辯乎榮辱之竟榮已而辱人斯已矣亦不能復過此彼其於世未數數然也足於身故雖然猶有未樹也能無所不可也夫列子御風而行冷然善也冷然輕妙

姓列名御冠鄙人也

六氣天地四時之氣又張陽爪雨晦明

之旬有五日而後反苟有待焉則雖御風而行不能以一時而周也彼於致福者未數數然也自然御風行耳非此雖免乎行猶有所待者也非風則不得行斯必有待也唯無所不乘者無待耳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以遊無窮者彼且惡乎待哉天地者萬物之總名也天地以萬物為體而萬物必以自然為正自然者不為而自然者也故大鵬之能高斥鷃之能下椿木之能長朝菌之能短凡此皆自然之所能非為之所能也不為而自能所以為正也故乘天地之正者即是順萬物之性也御六氣之辯者即是游變化之塗也如斯以往則何往而有窮哉所遇斯乘又將惡乎待哉此乃至德之人玄同彼我者之逍遙也苟有待焉則雖列子之輕妙猶不能以無風而行故必得其所待然後逍遙耳而況大鵬乎夫唯與物

許由字仲武隱人也隱於箕山司馬曰穎川陽城槐里人

真而循大變者為能無待而常通豈自通而已哉又順有待者使不失其所待所待不失則同於大通矣故有待無待吾所不能齊也至於各安其性天機自張受而不知則吾所不能殊也夫無待猶不足以殊有待况故曰至人無已無已故順物順物而至矣神人無功夫物未嘗有謝生於自然者而必欣賴於針石故理至則迹滅矣今順而不助與至理為一聖人者物得性之名耳堯讓天下於許由曰日月出矣而燭火不息其於光也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於澤也不亦勞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猶尸之吾自視缺然請致天下許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夫能令天下治不治

南齊書

卷一

五

惑

疏本无堯字  
崔本同

故羣之故可疑

天下者也。故堯以不治治之，非治之而治者也。今許由方明既治，則無所代之，而治實由堯。故有子治之言，忘言以尋其所況，而或者遂云：治之而治者堯也，不治而堯得以治者許由也。斯失之遠矣。夫治之由乎不治，為之出乎無為也。取於堯而足，借之許由哉？若謂拱默乎山林之中，而後得稱無為者，此莊老之談，所以見棄於當塗，當塗者，自必於有為之域，而不反者，斯由之也。而我猶代子，吾將為名乎？名者實之賓也，吾將為賓乎？夫自任者對物，而順物者與物無對。故堯無對於天下，而許由與稷契為匹矣。何以言其然邪？夫與物真者，故羣物之所不能離也。是以無心玄應，唯感之從，汎乎若不繫之舟，東西之非已也。故無行而不與百姓共者，亦無往而不為天下之君矣。以此為君，若天之自高，實君之德也。若獨亢然立乎高山之頂，非夫人有情於自守，守一家之偏尚，何得專此？此故俗中之一物，而為堯之外臣耳。若以

肩吾連叔台之懷道  
人接雲楚狂

外臣代乎內主，期有為君之名，而無任君之實也。鶴鶴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性各有極，苟足其極，則餘天下之財也。歸休乎君，予無所用天下為。均之無用，而堯獨有之，明夫懷器者無友，故天下下樂推而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庖人尸祝，各安其所司，鳥獸萬物，各足於所受，帝堯許由，各靜其所遇，此乃天下之至實也。各得其實，又何所為乎哉？自得而已矣。故堯許天地雖異，其於逍遙一也。肩吾問於連叔曰：吾聞言於接輿，大而無當，往而不反；吾驚怖其言，猶河漢而無極也。大有逕庭，不近人情焉。連叔曰：其言謂何哉？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

至夕音義作至足  
王德一本作至德

雖字當唯字

冰雪淖約若處子

此皆奇言耳夫神人即今所謂聖人也夫聖人雖在廟堂之上

然其心無異於山林之中世豈識之哉徒見其戴黃屋佩玉璽便謂足以纓綬其心矣見其歷山川

同民事便謂足以憔悴其神矣豈知至至者之不

識故乃託之於絕壤之外而推之於

視聽之表耳處子者不以外傷內

不食五穀吸

風飲露俱食五穀而獨為神人明神人者

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癘而

年穀熟吾以是狂而不信也

夫體神居靈而窮理極妙者雖靜默間堂

之裏而玄同四海之表故乘兩儀而御六氣同人

羣而驅萬物苟無物而不順則浮雲斯乘矣無形

而不載則飛龍斯御矣遺身而自得澹然而不

待坐忘行忘忘而為之故行若曳枯木止若聚死

灰是以云其神凝也其神凝則不凝者自得矣世皆齋其所見而斷之豈嘗信此哉

連叔曰然瞽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聾者無以與乎鍾鼓

之聲豈唯形骸有聾盲哉夫知亦有之

不知至言之極妙而以為狂而不信

是其言也猶時女也

謂此接輿之為物所求但知之

聾盲者謂無此理之人也之德也將旁礴萬物以

為一世斬乎亂孰弊弊焉以天下為事

夫聖人之心極兩儀

之至會窮萬物之妙數故能體化合變無往不可

旁礴萬物無物不然世以亂故求我我無心也我

苟無心亦何為不應世哉然則體玄而極妙者其

所以會通萬物之性而陶鑄天下之化以成堯舜

之名者常以不為為之耳孰弊弊焉

之人也物莫之勞神苦思以事為事然後能平

傷夫安於所傷則傷不能傷傷不能傷而物亦不傷之也大浸稽天而不溺

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無往而不安則所在皆適死生無變於已

况溺熱之間哉故至人之不嬰乎禍難非辟之也推理直前而自然與吉會是其塵垢

糝糠將猶陶鑄堯舜者也孰肯以物為事堯舜者世事之

名耳為名者非名也故夫堯舜者豈直堯舜而已哉必有神人之實焉今所稱堯舜者徒名其塵垢

耳宋人資章甫而適諸越越人斷髮文身無所

用之堯治天下之民平海內之政往見四子藐姑

射之山汾水之陽言然喪其天下焉夫堯之無用天下為亦猶

越人之無所用章甫耳然遺天下者罔天下之所宗天下雖宗堯而堯未嘗有天下也故宵然喪之

四子音義司馬李曰  
王倪齧欬被衣許由

而常遊心於絕冥之境雖寄坐萬物之上而未始不逍遙也四子者蓋寄言以明堯之不一於堯耳

夫堯實真矣其迹則堯也自迹觀冥外內異域未足怪也世徒見堯之為堯豈識其真哉故將求四

子於海外而據堯於所見因謂與物同波者失其所以逍遙也然未知至遠之所順者更近而至高

之所會者反下也若乃厲然以獨高為至而不夷乎俗者斯山谷之士非無待者也奚足以語至極

而遊無窮哉林曰惠子謂莊子曰魏王貽我大瓠之種我樹

之成而實五石以盛水漿其堅不能自舉也剖之以

為瓢則瓠落無所容非不鳴然大也吾為其無用

而掇之莊子曰夫子固拙於用大矣宋人有善為

不龜手之藥者世世以泝泝統為事其藥能令手不拘垢故常

林曰打洗也  
小亦雅印茶細者

疏曰、據春經給也、樽有漆之如酒樽以經結縛用渡湖、南人所謂腰舟。

漂絮於水中也。客聞之、請買其方百金、聚族而謀曰、我世世為汧澠統、不過數金、今一朝而鬻技百金、請與之、客得之、以說吳王、越有難、吳王使之將、冬與越人水戰、大敗、越人裂地而封之、能不龜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於汧澠統、則所用之異也、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攄以為大樽、而浮乎江湖、而憂其瓠落無所容、則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  
蓬非直達者也、此章言物各有宜、苟得其宜、安往而不逍遙也。惠子謂莊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其大本擁腫而不中繩墨、其小枝卷曲而不

中規矩、立之塗、匠者不顧、今子之言、大而無用、眾所同去也。莊子曰、子獨不見狸狌乎、卑身而伏、以候敖者、東西跳梁、不避高下、中於機辟、死於罔罟、今夫爨牛、其大若垂天之雲、此能為大矣、而不能執鼠、今子有大樹、患其無用、何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彷徨乎無為其側、逍遙乎寢卧其下、不夭斤斧、物無害者、無所可用、安所困苦哉。  
夫大之物、苟失其極、則利害之理均、用得其所、則物皆逍遙也。

齊物論

夫自是而非彼、美已而惡人、物莫不皆然、然故是非雖異、而彼我均也。



何居乎  
何之同

南郭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嘘、嗒焉似喪其耦、楚昭王使弟

人均彼我、故外無與為歡、詳休吏顏成子游立侍乎前曰、

何居乎、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

死灰槁木、取其寂寞無情耳、夫任自然、而忘是非

者、其體中獨在天真而已、又何所有哉、故止若立

枯木、動若運槁枝、坐若死灰、行若游塵、動止之容、

吾所不能一也、其於無心而自得、吾所不能二也、

今之隱几者、非昔之隱几者也、子游常見隱几者

子綦曰、偃不亦善乎、而問之也、今者吾喪我、汝知

之乎、吾喪我、我自忘矣、我自忘矣、天下有何女聞

人籟、而未聞地籟、女聞地籟、而未聞天籟、夫籟、籟、籟也、夫

籟管參差、宮商異律、故有短長高下、萬殊之聲、聲

雖萬殊、而所稟之度一也、然則優劣無所錯、其間

矣、況之風物、異音同是、而咸子游曰、敢問其方、

自取焉、則天地之籟見矣、

綦曰、夫大塊噫氣、其名爲風、大塊者無物也、大意

然而自噫耳、物之生也、莫不塊然而自氣者豈有物哉、氣塊

生、則塊然之體大矣、故遂以大塊爲名、是唯無作

作則萬竅怒呿、言風唯無作、作則萬而獨不聞之

參寥乎、長風山林之畏佳、大風之所大木百圍之

竅穴、似鼻似口似耳似杙似圈似臼似洼者似活

者、此畧舉衆激者謫者叱者吸者呬者諒者突者咬

者、此畧舉衆前者唱于、而隨者唱喁、泠風則小和、

南齊書

飄風則大和

夫聲之宮商雖千變萬化唱和大厲

風濟則衆竅爲虎

濟止也烈風作則衆竅實及其

得則

而獨不見之調調之刀刀乎

調調刀刀動搖

異而形之動搖亦又不同也動雖不同其

得齊一耳豈調調獨是而刀刀獨非乎

地籟則衆竅是已人籟則比竹是已敢問天籟于

琴曰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已也

此天籟也夫天籟者豈復別有

郭象議論

一物哉即衆竅比竹之屬接乎有生之類會而共成一夫耳無既無矣則不能生有有之未生又不

相

炎之盛貞名譽之賈辭

空者穴地藏穀者

機弩牙括箭括

哉而或者謂天籟役物使從已也夫天且不能自有況能有物哉故天也者萬物之總名也莫適爲

天誰主役物乎

故物各自生而無所出焉此天道也

咸其自取怒者其誰邪

物皆自得之耳誰主怒之

使然哉此重明天籟也

大知閑閑小知間間

知之不同

大言炎炎小言詹詹

此蓋言其寐也魂交其

覺也形開

此蓋寤寐之異

與接爲構日以心闢

密者

此蓋交

小恐惴惴大恐緜緜

此蓋恐悸之異

其守勝之謂也其留如誼盟其守勝之謂也

也此蓋動

其殺如秋冬以言其日消也

其衰殺日消有如此

者其溺之所爲之不可使復之也

其溺而遂往其

厭也如絨以言其老血也其厭沒於欲老而近死

之心莫使復陽也其利患輕禍陰結喜怒哀樂慮

嘆變慈姚佚啓態此蓋性情樂出虛蒸成茵此蓋

之異也自此以上略舉天籟之無方自此以下明

無方之自然也物各自然不知所以然而然則形

雖彌異自然日夜相代乎前而莫知其所萌日夜相

以新也夫天地萬物變化日新與已乎已乎且暮

時俱在何物萌之哉自然而然耳非彼無我非我無所取

得此其所由以生乎言其非彼無我非我無所取

是亦近矣彼自然也自然生我我自然生故而不

知其所為使凡物云云皆自爾耳非相為若有真

取稟受

宰而特不得其朕萬物萬情趣舍不同若有真宰

亦終不得則明物皆使之然也起索真宰之朕迹而

自然無使物然也可行已信今夫行者信而不

見其形不見所以有情而無形情當其物故百骸

九竅六藏眩而存焉付之自然而吾誰與為親直

存汝皆說之乎其有私焉皆說之則是有私也

故不說而自存如是皆有為臣妾乎若皆私之則

不為而自生也下相冒而莫為臣妾矣臣妾之才而不安臣妾

之任則失矣故知君臣上下手足外內乃天理自

然豈肯人其臣妾不足以相治乎夫臣妾但各當

之所為哉其分耳未為不

足以相治也相治也者若手足耳目其遞相為君

四肢百體各有所司而更相御用也

臣乎、夫時之所賢者為君、才不應世者為臣、若天之  
之自高、地之自卑、首自在上、足自居下、豈有  
遞哉、雖無錯於其有、真君存焉、任之而自爾、則非偽也、如求

得其情與、不得無益損乎其真、凡得真性、用其自為者、雖復身隸、猶

不顧毀譽、而自安其業、故知與不知、皆自若也、若  
乃開希幸之路、以下冒上、物喪其真、人忘其本、則

毀譽之間、俯仰失錯也、一受其成形、不以待盡、言物各有分、故知者

守知以待終、而愚者抱愚以與物相刃相靡、其行  
至死、豈有能中易其性者也、

盡如馳、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羣品云云、逆順相交、各信其偏見、而

恣其所行、莫能自反、此比衆人之所悲者、亦可悲  
矣、而衆人未嘗以此為悲者、性然故也、物各性然、

又何物、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夫物情無極、知足悲哉、是者、謂故得此

不止、復逐於彼、皆疲役終身、未厭其志、爾然疲役

死而後已、故其成功者、無時可見也、而不知其所歸、可不哀邪、凡物各以所好、役其形骸、至于疲困、蕭然不知

所以好此之、人謂之不死、奚益、言其實與死同、其形化、其

心與之然、可不謂大哀乎、言其心形並馳、困而不反、比於凡人所哀、則此

真哀之大也、然凡人未嘗以此為哀、則凡所哀者、不足哀也、人之生也、固若是

芒乎、其我獨芒、而人亦有不芒者乎、凡此上事、皆不知所以然

而然、故曰芒也、今夫知者、皆不知所以知、而自  
矣、生者不知所以生、而自生矣、萬物雖異、至於生

不由知、則未有不同者、夫隨其成心、而師之、誰獨

也、故天下莫不芒也、且無師乎、夫心之足以制一身之用者、謂之成心、人各自有師矣、人各

自有師故他奚必知代而心自取者有之愚者與

有焉夫以成代不成非知也心自得耳故愚者亦師其成心未肯用其所謂短而舍其所謂長

也者未成乎心而有是非是今日適越而昔至也今日

適越昨日何由至哉未成乎心是非何由生哉明夫是非者羣品之所不能無故至人兩順之是

以無有為有無有為有雖有神禹且不能知吾獨

且奈何哉理無是非而惑者以為有此以無有為有也惑心已成雖聖人不能無故付之

自若而不強知也夫言非吹也言者有言各有所說其所

言者特未定也我以為是而彼以為非彼之所是我又非之故未定也未定也者由

彼我之情偏果有言邪以為有言邪然其未嘗有言邪未足以有所定

以為無言邪則其以為異於轂音亦有辯乎其無

據此已有言夫言與轂音其致一也有辯無辯誠未可定

辯乎也天下之情不必同而所言不能異故是非

紛紛莫道惡乎隱而有真偽言惡乎隱而有是非

道焉不在言何隱蔽而有道惡乎往而不存皆言

真偽是非之名紛然而起道惡乎往而不存皆言

惡乎存而不可道隱於小成言隱於榮華夫小

榮華自隱於道而道不可隱則真偽是非者行於榮華而止於實當見於小成而滅於大全也故

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儒墨之

而天下皆儒墨也故百家並起相是非欲是其所非而非

各私所見而未始出其方也夫有是有非者儒墨之所是

其所是則莫若以明也夫有是有非者儒墨之所是

也、今欲是儒墨之所非、而非儒墨之所是者、乃欲明無是非也、欲明無是非、則莫若還以儒墨反覆相明、反覆相明、則所是者非是、而所非者非非矣、非非則無非、非是則無是、物無非彼、物無非是、物皆自是、故無非是、物皆相彼、故無則天下無彼矣、無彼無是、所以玄同也、自彼則不見、自知則知之、故曰、彼出於是、是亦因彼、夫物之偏也、皆不見彼之、故曰、彼出於是、是亦因彼、彼是相因而生者也、彼是、方生之說也、雖然、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夫死生之變、猶春秋、冬夏四時行耳、故生死之狀雖異、其於各安所遇一也、今生者方自謂生為生、而死者方自謂

生為死、則無生矣、生者方自謂死為死、而死者方自謂死為生、則無死矣、無生無死、無可無不可、故儒墨之辯、吾所不能同也、至於各實其分、吾所不能異也、是以聖人不由、而照之于天、亦因是也、夫懷謬者、因天下之是非、而自是非、無患不當者、直明是亦彼也、我亦為彼、亦是我天然、而無所奪故也、彼亦自是非、此亦自是非、而非此、此與彼各有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無一是一非於體中也、彼是乎哉、今欲謂彼為彼、而彼復自是、欲謂是為是、而是復為彼、故彼是有無、未果定、彼是莫得其偶、謂之道樞、偶對也、彼是相對、而其樞要、而會其玄極、以應夫無方也、此居樞始得其

一本今下有我

環中以應無窮。夫是非反覆相尋無窮故謂之環中者無是無非也無是無非故能應夫是是非非無窮故應亦無窮是亦一無窮非亦一無窮也。天下莫不自是而莫不相非故一是一無懷棄之故曰莫若以明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馬喻馬之非馬不若以非馬喻馬之非馬也。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自夫是而非彼彼我之常情也故以我指喻彼指則彼指於我指獨為非指矣此以指喻指之非指也若覆以彼指還喻我指則我指於彼指復為非指矣此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將明無是無非莫若反覆相喻反覆相喻則彼之與我既同於自是又均於相非均於相非則天下無是同於自是則天下

無非何以明其然邪是若果是則天下不得復有非之者也非若果非亦不得復有是之者也今是非無主紛然殺亂明此區區者各信其偏見而同於二致耳仰觀俯察莫不皆然是以至人知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故浩然大寧而天地可乎可萬物各當其分同於自得而無是無非也。可乎可即謂之不可乎不可不可於已者道行之而成無不物謂之而然無不惡乎然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各然其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故為是舉莛與楹厲與西施恢悅恬怪道通為一。夫莛橫而楹縱厲而西施妖所謂齊者豈必齊形狀同規矩哉故舉縱橫好醜恢悅恬怪各然其所然各可其所可則形雖萬殊而性同得故曰道通

疏莛屋梁也楹舍柱也  
厲醜人  
恢寬大悅姿奇  
恬矯詐怪大異

也。為一其分也成也。夫物或此以為成，其成也毀也。我  
所謂成而彼 凡物無成與毀，復通為一。夫成毀者，生於自見  
或不見彼也，故無成 唯達者知通為一，為是不用。  
與毀猶無是與非也。 而寓諸庸，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  
夫達者無滯於一，故忽然自忘，而寄 當於自用，自用者莫不條暢而自得也，適得而幾  
矣。 盡也，至理。因是已，達者因  
盡於自得也。 因是已，已而不知其然，謂  
之道。 夫達者之因是，豈知因為善而因之哉？勞神  
不知所以因，而自因耳，故謂之道也。 明為一，而不知其同也，謂之朝三，何謂朝三？曰狙  
 公賦芋，曰朝三而莫四，衆狙皆怒，曰然則朝四而

芋橡子也

天均自自鈞平理也  
音義曰陶鈞也

莫三，衆狙皆悅，名實未虧，而喜怒為用，亦因是也。  
夫達者之於一，豈勞神哉？若勞神明於為一，不足 類也，與彼不一者，無以異矣，亦同衆狙之或因所  
好而自 是以聖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鈞，莫之  
是也。 故付之自，是之謂兩行。在天下 古之人其知有所  
均而止也。 至矣，惡乎至，有以為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不可  
 以加矣。此忘天地，遺萬物，外不察乎宇宙，內不覺 其  
其一身，故能曠然無累，與物俱 往，而無所  
不應。 其次以為有物矣，而未始有封也。雖未都忘  
也。 其次以為有封焉，而未始有是非也。雖未能忘  
此。 其次以為有封焉，而未始有是非也。雖未能忘  
忘彼此之 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虧也。無是非 道  
是非也。 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虧也。

性



姓昭名文古之善鼓琴人也

之所以虧愛之所以成道虧則情有所偏而愛有所成未能忘愛釋私玄同  
 彼我果且有成與虧乎哉果且無成與虧乎哉有也  
 與無斯不能知乃至有成與虧故昭氏之鼓琴也無成與虧故昭氏之不鼓琴也夫聲不可勝舉也故吹管操箏鳴弦者欲以彰聲也彰聲而聲遺不彰聲而聲全故欲成而虧之者昭文之鼓琴也不成而無虧者昭文之不鼓琴也師曠之枝策也惠子之據梧也三子之知幾乎幾盡也夫三子者皆欲辨非已所明以明之故知盡慮窮形勞神倦或枝策假寐或據梧而瞑皆其盛者也故載之末年其盛故能久不爾早困也唯其好之也以異於彼言此三子唯獨好其所明

疏文作文

自以殊其好之也欲以明之明示衆人欲使彼非於衆人  
 所明而明之故以堅白之昧終是猶對牛鼓簧耳彼竟不明故已之昧然也而其子又以文之綸終終身無成  
 又乃終文之若是而可謂成乎雖我亦成也此二子雖求明於彼彼竟不明所以終身無成若三子而可謂成則雖我之不成亦可謂成也若是而不可謂成乎物與我無成也物皆自明而不明彼則萬物皆相與無成矣故聖人不顯此以耀彼不捨已而逐物從而任之各冥其所能故曲成而不遺也今三子欲以已之所是故滑疑之耀聖人之好明示於彼不亦妄乎是故滑疑之耀聖人之所圖也為是不用而寓諸庸此之謂以明夫聖人無我者

林日以指前指之意

也故滑疑之耀則圖而域之恢恠備怪則通而一之使羣異各安其所安衆人不失其所是則已不用於物而萬物之用用矣物皆自用則孰是孰非哉故雖放蕩之變屈奇之異曲而從之寄之自用則用雖萬殊歷然自明今且有言於此不知其與是類乎其與是不類乎類與不類相與為類則與彼無以異矣今以言無是非則不知其與言有者類乎不類乎欲謂之類則我以無為是而彼以無為非斯不類矣然此雖是非不同亦固未免於有是非也則與彼類矣故曰類與不類又相與為類則與彼無以異也然則將人不類莫若無心既遣是非又遣其遣遣之又遣之以至於無遣然後無遣無不遣而是非雖然請嘗言之至理無言言則與自去矣雖然請嘗言之類故試寄言之有始也者有始則有未始有始也者謂無終始而一死生有未始

有夫未始有始也者夫一之者未若不一而有有也者有有則美惡有無也者有無而未知無無也懷有未始有無也者知無無矣而猶未能無知有未始有夫未始有無也者俄而有無矣而未始有無之果孰有孰無也此都忘其知也爾乃俄然始了無耳今我則已有謂矣謂無是非而未知吾所謂之其果有謂乎其果無謂乎又不知謂之有無爾乃莫大於秋毫之末而太山為小莫壽乎殤子而彭祖為天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為一夫以形相對則

人生在於襁褓而亡謂之殤子

命一作余

太山大於秋豪也，若各據其性分，物冥其極，則形大未為有餘，形小不為不足。苟各足於其性，則秋豪不獨小其小，而太山不獨大其大矣。若以性足為大，則天下之足未有過於秋豪也。若性足者非大，則雖太山亦可稱小矣。故曰：天下莫大於秋豪之末，而太山為小，太山為小，則天下無大矣。秋豪為大，則天下無小也。無小無大，無壽無夭，是以蟋蟀不美大椿，而欣然自得，斥鴳不貴天池，而榮願以足。苟足於天然，而安其性分，故雖天地未足為壽，而與我並生，萬物未足為異，而與我同得，則天地之生，又何不並萬物之得，又何不一哉？既已為一矣，且得有言乎？萬形同於自得，其得一也。已自一矣，理無所言。既已謂之一矣，且得無言乎？夫名謂生於不明者也，物或不能自明其一，而以此逐彼，故謂一以正之。既謂之一，即是有言矣。一與言為二，二與一為三，自此以往，巧歷不能

得，而況其凡乎？夫以言言一，而非言也，則一與言為二矣。一既一矣，言又二之，有一有二，得不謂之三乎？夫以一言言一，猶乃成三，況尋其支流，凡物殊稱，雖有善數，莫之能紀也。故一之者，與彼未殊，而故自無適有，以至於三，而況忘一者，無言而自三，況尋其未數，其可窮乎？無適焉，因自有適有乎？夫一無言也，而有言則至三，況尋其未數，其可窮乎？無適焉，因是已。各止於其所，能乃最是也。夫道未始有封，冥然無言，未始有常。彼此言之，故是非無定主。為是而有畛也。道無封，故萬物請言其畛，有左有右，各異便也。有倫有義，事物有理，有分有辯，羣分而有類別也。有競有爭，並逐曰競，對辯曰爭。此之謂八德。畧而判之，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夫六合之外，有此八德。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謂萬物性分

之表耳。夫物之性表，雖有理存焉，而非性分之內，則未嘗以感聖人也。故聖人未嘗論之。若論之，則是引萬物使學其所不能也。故不論其外，而八畛同於自得也。六合之內，聖人論

而不議。陳其性，而安之。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

辯。順其成迹，而擬乎至當之極。故分也者，有不分

也。辯也者，有不辯也。夫物物自分，事事自別，而欲

自別，曰何也？聖人懷之。以不辯為懷，眾人辯之，以

相示也。故曰：辯也者，有不見也。不見彼之自辯，故

夫大道不稱。無所稱謂，大辯不言。已自大仁不仁，

無愛而大廉不嘽。夫至足者，物之去來非自存也。故無所容其嘽。大勇不

伎。無往而不順，故道昭而不道。以此明彼，彼言辯

而不及。不能及，仁常而不成。物無常愛，而廉清而

不信。激然廉清，貪名者耳，非真廉也。勇伎而不成。伎逆之勇，天下

足之也。五者，因而幾向方矣。此五者，皆以有為傷。當

求外無已，夫外不可求，而求之，譬猶以圓學方，以

魚慕鳥耳。雖希翼鸞鳳，擬規日月，此愈近，彼愈遠。

實學彌得，而性彌失。故知止其所不知，至矣。所

知者，皆性分之外也。故孰知不言之辯，不道之道。

若有能知，此之謂天府。浩然都注焉，而不滿酌焉。

而不竭。至人之心，若鏡，應而不藏，而不知其所由

同音訓又五九反

來至理之來此之謂葆光任其自明故其光不弊也故昔者堯

問於舜曰我欲伐宗賡胥敖南面而不釋然其故

何也於安任之道未弘故聽朝而不怡也將寄明齊一之理於大聖故發自怪之問以起對也

舜曰夫三子者猶存乎蓬艾之間夫物之所安無所也則蓬艾乃

三子之妙處也若不釋然何哉昔者十日並出萬物皆照

夫重明登天六合俱照而況德之進乎日者乎夫

無有蓬艾而不光被也月雖無私於照猶有所不及德則無不得也而今

欲奪蓬艾之願而伐使從已於至道豈弘哉故不

釋然神解耳若乃物暢其性各安其所安無遠近幽深付之自若皆得其極則彼無不當而我無不也怡蓄缺問乎王倪曰子知物之所同是乎曰吾惡

乎知之所同未必是所異不獨非而彼子知子之

所不知邪曰吾惡乎知之若自知其所不知即為有知有知則不能任羣

木之自當然則物無知邪曰吾惡乎知之都不知乃曠然無不在矣

雖然嘗試言之以其不知故未敢正言試言之耳庸詎知吾所謂

知之非不知邪魚游於水水物所同咸謂之知然自鳥觀之則向所謂知者復為不

知矣夫蜚蠊之知在於轉丸而笑蜚蠊者庸詎知

乃以蘇合為貴故所同之知未可止據吾所謂不知者直是不

嘗試問乎女已不知其正民溼寢則腰疾偏死鱗

然乎哉木處則惴慄恟懼後猴然乎哉二者孰知

詰丘反跪丘長反

雖然疏  
本作然  
乎曰然  
乎猶雖  
然也

正處

此畧舉三者以明萬物之異便

民食芻豢麋鹿食薦，鰾且甘

帶，鴟鴞者鼠，四者孰知正味

此畧舉四者以明美惡之無主

後徧

狙以為雌，麋與鹿交，鱈與魚游，毛嫱麗姬人之所

美也，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麋鹿見之決驟，四

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此畧舉四者以明天下所好之不同也，不同者而非

之則無以知所同之必是自我觀之，仁義之端，是非之塗，樊然

殽亂，吾惡能知其辯？夫利於彼者，或害於此，而天下之彼我無窮，則是非之竟

無常，故唯莫之辯，而任其自是，然後蕩然俱得齧缺曰：子不知利害，則至

人固不知利害乎？未能妙其不知，故猶嫌至人當知之，斯懸之未解也王倪

曰：至人神矣，無心而無不順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涸而

不能寒，疾雷破山，風振海而不能驚，夫神全形具而體與物冥

者雖涉至變而未始非我，故蕩然無蕪介於胸中也若然者，乘雲氣，寄物而行，非我

也，騎日月，有晝夜而無死生也而游乎四海之外，夫唯無其知而任天

下之自為，故馳萬物而不窮也死生無變於已，與變為體，故死生若一而況

利害之端乎？况利害於死生，愈不足以介意瞿鵲子問乎長梧子

曰：吾聞諸夫子，聖人不從事於務，務自來，而理自應耳，非從而事

之，不就利，不違害，任而直前，無所避就不喜求，求之不喜，不直取，不怒

緣道，獨至者也無謂有謂，有謂無謂，凡有稱謂者，皆非吾所謂也，彼各自

長梧子者長梧封人也，瞿鵲子其弟子，林注非矣

謂耳故無彼有謂而游乎塵垢之外凡非真性皆塵垢也夫

子以為孟浪之言而我以為妙道之行也吾子以

為奚若長梧子曰是黃帝之所聽熒也而丘也何

足以知之且女亦太早計見卵而求時夜見彈而

求鴉炙夫物有自然理有至極循而直往則冥然自合非所言也故言之者孟浪而聞之者

聽熒雖復黃帝猶不能使萬物無懷而聽熒至竟故聖人付當於塵垢之外而玄合乎視聽之表照

之以天而不逆計故之自爾而不推明也今瞿鵲

卜方聞孟浪之言而便以為妙道之行斯亦無異見卵而責司晨之功見彈而未鴉炙之實也夫不

能安時處順而探變求化當生而慮死執是以辯非皆逆計予嘗為女妄言之言之則孟浪也女以

之徒也故試言之

妄聽之奚若正聽妄言復為太早旁日月挾宇宙

以死生為晝夜旁日月之喻也為其昭合置其滑

湣以隸相尊以有所賤故尊甲生焉而滑湣紛亂

然自合之道莫若置之勿言委眾人役役馳騖於

之自爾也惘然無波際之謂也是是非非之境聖人愚范直往之貌而參萬歲而一成純純者

者也夫舉萬歲而參其變而眾人謂之雜矣故役

役然勞形怵心而去彼就此唯大聖無執故范然

直往而與變化為一變而常游於獨者也故

雖參採億載千殊萬異道行之而成則古今一

也物謂之而然則萬物一然也無萬物盡然無物

物不然無時不成斯可謂純也而以為是相蘊蘊積也積是於萬歲則萬歲一是也

積然於萬物則萬物盡然也故不知

而以為是相蘊

死生先後之所在彼  
 我勝負之所如也  
 予惡乎知說生之非惑邪  
 一也而獨說生欲與變化  
 相背故未知其非惑也  
 予惡乎知惡死之非弱  
 喪而不知歸者邪  
 少而失其故居名為弱喪夫弱  
 故鄉也焉知生之非夫弱喪焉  
 知死之非夫還歸而惡之哉  
 魘之姬艾封人之  
 子也晉國之始得之也  
 涕泣沾襟及其至於王所  
 與王同筐牀食芻豢而後悔其泣也  
 一也之內情  
 變若此當此  
 之日則不知彼况夫死  
 生之變惡能相知哉  
 予惡乎知夫死者不悔其  
 始之蘄生乎  
 蘄求也  
 夢飲酒者且而哭泣  
 夢哭泣者  
 且而田獵  
 此寤寐之事變也  
 事苟變情亦異則死  
 生之願不得同矣  
 故生時樂生則死時

樂死矣死生雖異其於各  
 得所願一也則何係哉  
 由此觀之當死之時亦不  
 知其死而自適其志也  
 夢之中又占其夢焉  
 夫  
 者乃復夢中占其夢  
 覺而後知其夢也  
 當所遇無  
 則無以異於寤者也  
 為方生而  
 憂死哉  
 且有大覺而後知此其大夢也  
 夫大覺  
 者聖人  
 也  
 大覺者乃知夫患  
 慮在懷者皆未寤也  
 而愚者自以為覺  
 竊竊然知  
 之君乎牧乎固哉  
 夫愚者大夢而自以為寤  
 故竊  
 牧圍欣然信一家  
 偏見可謂固陋矣  
 丘也與女皆夢也  
 未能忘言而  
 神解故非大  
 覺  
 予謂女夢亦夢也  
 即復夢中之占夢也  
 夫自以  
 以為是  
 其言也  
 其名為弔詭  
 夫非常之談故非常  
 人之所知故謂之弔



當卓詭而不識其懸解、萬世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是

且暮遇之也。言能晚然無係而支同死生者至希也。既使我與若辯

矣、若勝我、我不若勝、若果是也、我果非也邪、我勝

若、若不吾勝、我果是也、而果非也邪。若而皆汝也。其或

是也、其或非也邪、其俱是也、其俱非也邪、我與若

不能相知也、則人固受其黷闇、吾誰使正之。不知而後

推不見而後辯、辯之而不足以自信、以其與物對也、辯對終日、黷闇至竟、莫能正之、故當付之、自正

耳、使同乎若者正之、既與若同矣、惡能正之、使同

乎我者正之、既同乎我矣、惡能正之。同故是之、未足信也。使

一本是之有耳字

異乎我與若者正之、既異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

異故相非耳。使同乎我與若者正之、既同乎我與

若矣、惡能正之。是若果是、則天下不得復有非之

之者也、今是其所同、而非其所異、異同既具、而是非無主、故夫是非者、生於好辯、而休乎天均、付之

兩行、而息乎自正也。然則我與若與人、俱不能相知也、而待

彼也邪。各自正耳、待彼不足以正此、則天下莫能相正也、故付之自正而至矣。何謂

和之以天倪。天倪者自然之分也。曰是不是、然不然、是若果

是也、則是之異乎不是也、亦無辯、然若果然也、則

然之異乎不然也、亦無辯。是非然否、彼我更對、故無辯、無辯、故和之以天

倪安其自然之分而化聲之相待若其不相待是非已不待彼以正此之辨為化聲夫化聲之相待俱和之以天倪因之不足以相正故若不相待也和之以自然之分任其無極以曼衍所以窮年也和之以自然之分任其無極自泯而性命忘年忘義振於無竟故寓諸無竟夫忘年故玄同死生忘義故彌貫是非是非死生蕩而為一斯至理也至理暢於無極故寄之者不得有窮也罔兩問景曰曩子行今子止曩子坐今子起何其無特操與罔兩景外景曰吾有待而然者邪言機自爾坐起無待無待而獨得者孰知其故而責其所以哉吾所待又有待而然者邪若責其所待而尋其所由則尋責無極卒至於無待而獨化之理明矣吾待

蛇蛇晚反  
翅翼翅中

始下有以

蛇蚘蝮翼邪若待蛇蚘蝮翼則無特操之所由未類而獨為難識也今所以不識正由不待斯化故耳惡識所以然惡識所以不然世或謂罔兩形待造物者請問夫造物者有邪無邪無也則胡能造物哉有也則不足以物象形故明乎象形之自物而後始可與言造物耳是以涉有物之域雖復罔兩未有不獨化於玄冥者也故造化者無主而物各自造物各自造而無所待焉此天地之正也故彼我相因形景俱生雖復玄合而非待也明斯理也將使萬物各反所宗於體中而不待乎外外無所謝而內無所矜是以誘然皆生而不知所以生同焉皆得而不知所以得也今罔兩之因景猶云俱生而非待也則萬物雖聚而共成乎天而皆歷然莫不獨見矣故罔兩非景之所制而景非形之所使形非無之所化也則化與不化然與不然從人之與由己莫不自爾吾安識其所以哉故任而不助則本末內外暢然俱得泯然無迹若乃

責此近因、而忘其自爾、宗物於外、喪主於內、而愛尚生矣、雖欲推而齊之、然其所尚、已存乎胸中、何夷之得有哉、昔者莊周夢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

適志也、

自快得意、悅豫而行

不知周也、

方其夢為胡蝶、而不知周、則與殊死、不異

也、然所在無不適志、則當生而係生者、必當死而戀死矣、由此觀之、知夫在生而哀死者、誤也、俄

然覺、則蘧蘧然周也、

自周而言、故稱覺

耳、未必非夢也、

不知周之

夢為胡蝶、與胡蝶之夢為周、與

今之不知胡蝶、無異於夢之不知周

也、而各適一時之志、則無以明胡蝶之不夢為周矣、世有假寐而夢經百年者、則無以明今之百年

非假寐之

周與胡蝶、則必有分矣、

夫覺夢之分、無異於死生之辯

也、今所以自喻適志、

由此之謂物化、

夫時不暫停、其分定、非由無定也、而今不遂存

故昨日之夢、於今化矣、死生之變、豈異於此、而勞心於其間哉、方為此、則不知彼、夢為胡蝶是也、取之於人、則一生之中、今不知後、醒姬是也、而愚者竊竊然自以為知生之可樂、死之可苦、未聞物化之謂也、



